

舒曼評傳

著爾賽祈·瓊
譯 垣 曉 吳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S 012145

K835.1657
882

吳瓊·祈賽爾 (Joan Chissell) 著
吳曉峴 譯

舒曼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S9003181



姓名：吳 曉 恒

年齡：民國十八年一月生

籍貫：河北省灤縣

學歷：國防醫學院醫學專科六期畢業

牙醫一期畢業

職業：醫師

愛好：音樂、譯述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寓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譯者的話

這本書，是介紹浪漫派中最浪漫的人物——羅勃·舒曼。他是鋼琴曲、歌曲、鋼琴五重奏與協奏曲的「普羅米修斯」，卓然有成的音樂評論家。他的一生，集文學（詩），音樂、寫作於一身，為音樂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故事，宛若音樂中的對位法，由順從與反抗，潦倒與振作，浪漫與古典，奮進與退縮交織而成。在他的生命中，寫下一個追求藝術的青年的狂熱，一個創造音樂領導時代的典型。

舒曼沒有遺傳的音樂血液，但有與生俱來的音樂資質，他從七八歲起就練習作曲，並特別長於彈奏鋼琴。但他正式走上音樂的路，是在二十歲以後的事，當時他已是大學法律系二年級的學生，經過一番自我苦鬥，他終於說服了他的母親，以音樂為終生志業。在他母親看來，「藝術前途渺茫，是一個人賺飯吃的不可靠的方式」。舒曼所以如此，實出自內在的精神渴望，他需要音樂，他生活中不可或離音樂，他的興趣在此。

「……但不論在那裏，都使我對藝術日益接近……我的天資趨向藝術，我自己認為這是正確的道路……只要有忍耐與毅力，再加上一位好教師，我可以在六年之內，成爲一個不遜於任何人的藝術家。……現在我掀起的自我戰爭，從未有這般強烈……我將終生追求此一目

標，不論遭遇如何。我只有新生的精力，絕對沒有眼淚……」（見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舒曼給他母親的信。）

在韋克教授的贊助下，舒曼走進了音樂天地。但他並沒有成爲鋼琴家，他的一隻手，在自我訓練下犧牲了。因此他改了道——開始作曲，寫音樂文章。他夾着青年的熱情與憧憬，寫出了柔婉溫馨的鋼琴小品，創辦了一份有聲有色的音樂刊物——新音樂報。他的宗旨是「提供個人的力量促進社會的進步，將藝術的情趣帶給廣大人羣」。他結合青年藝術家，自成一陣線，形成鼓舞音樂精神的壯闊波瀾，用簡單的字義說——就是浪漫運動。

從此，舒曼成爲浪漫運動的巨擘。創造時代進而領導時代。他結識了風度高雅，英發不羣的孟德爾松，與國外的蕭邦，李斯特互通聲氣。更使他得意的是，在幾經戀愛挫折後，與克萊拉·韋克建立了情愛。這位名車歐洲的少女鋼琴家，拋棄了黃金的演奏前途，甘冒斷絕父女關係的大不韙，與舒曼結爲連理。音樂史上艷稱的「樂壇雙璧」，是從悲酸淚水中換來的。舒曼爲她——寫出了柔情婉約的音樂，靠她——度過了寂寞的後半生。

舒曼的作品，是浪漫主義中的香露，點點滴滴，都透露着誘人的芬芳。他將深度的情感與自發的特質注入作品中，聽他的音樂，有若溫存的撫慰，沒有絲毫虛飾。舒曼自己認爲：「音樂是靈魂的理想語言」，也正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最好說明。關於他的創作態度，他在寫給克萊拉的一封信中說得最明白：

「我對世間每一演變的事物都很留心，並依照我自己的方式——政治見解、文學素養與民族精神——重加思索，然後我將這一情感在音樂中表達出來。這就是我的作曲有時難以了解的原因，因為它們着重遙遠的旨趣；有時它顯明著目，那是因為該一發生的特別事故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激使我在音樂中表現出來。……」

但我們不能將舒曼的音樂視為標題音樂——他的樂想仍是幻想的，深邃的，縝密的。

舒曼代表性的作品，全部是在三十五歲以前寫的，因此，青年的舒曼才是真正的舒曼。他擅於短小的宣訴，最能捕捉剎時的靈感，小品是他的長處。他拙於錦簇的展開——這是他的缺點，在他的交響曲或奏鳴曲中，總難找出大塊的發展部。他對詩很深入，因此他寫的歌曲盡得曲意鋪陳之妙。到了晚年，他的創作路線變了，他以遊子歸來的姿態，出於古典復入於古典。

透過作者瓊·祈賽爾女士的筆著，將舒曼的生活與作品精要的介紹出來。舒曼與其他偉大作曲家不同處，就是他的私生活始終受其作品左右。祈賽爾從舒曼的信札、日記、與晚近發現的許多資料中，旁徵博引，寫成是書。雖非「權威」之作，但却是舒曼最具體的畫像。她客觀的，平實的作了評價，鈎劃出一個人與一個藝術家的一體兩面。

我很高興將這本書譯介給國內愛好音樂的朋友。它原是美國柯里亞叢書普及本，出版已近二十年，深受樂壇人士重視。末了，特在此感謝我的好友許樹恩先生，由於他的幫助，才使我的譯

迹及早實現。我更期待各位同好不吝指教。

吳曉恒識

民國五十六年五月七日於臺北市

舒曼評傳 目錄

譯者的話	一
第一章 蛻變（一八一〇—一八三〇）	一
第二章 浪漫時代（一八三〇—一八四〇）	三〇
第三章 悲劇（一八四〇—一八五六）	五七
第四章 音樂巡禮	九〇
第五章 鋼琴曲	一一二
第六章 歌曲	一三五
第七章 管絃樂	一五〇
第八章 室內樂	一六九
第九章 聖詠合唱與劇樂	一八三
第十章 音樂評論家	二〇七
附錄一 舒曼年表	二二三
附錄二 參考書目	二三四

舒曼評傳

第一章 蛻變（一八一〇—一八三〇年）

一八一〇年，薩柯松 (Saxony) 蘇克城 (Zwickau) 伍肯布拉特報 (Wochenblatt) 刊出下面一則簡訊：「名人暨書商奧古斯特·舒曼 (August Schumann) 於六月八日喜獲一麟兒。」——宣佈了羅勃·舒曼 (Robert Schumann) 的誕生。舒曼生於該日午後九時三十分，在德國音樂史上，是值得大書的一個年代。

遺傳的因素，以及童年的環境，往往是決定個人性格的重要關鍵。孩童時期的羅勃，雖然生在富裕之家，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遺傳上承受的無可避免的角逐與痛苦。奧古斯特·舒曼雖身為「名人與書商」，但却飽經滄桑，熬過了一段艱苦歲月——事實上，他一生中不斷的在為他經營的業務以及他個人文學與哲學的理想奮鬥。他的父親原是一位貧窮的牧師，照理，他也祇有繼承這份衣鉢；但奧古斯特志不在此，他對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對密爾頓 (Milton) 與楊氏 (Young) 頗具心得。未久，他將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給書商海殷斯，海殷斯未置可否。一七九二

年間，他在萊比錫一家雜貨店任店員，同時進入大學選讀藝術課，直到囊無分文始輟學。不得已，他返回家中，開始撰寫小說「僧人夜譚」，他再度送給海殷斯，又同樣遭受拒絕，於是他提出謀職的誠意，海殷斯僱用了他，在蔡茲分店中擔任助手。奧古斯特勤於工作，表現優異，直到他愛上市府外科醫生史納貝爾 (Schnabel) 的女兒郁雅娜 (Johanna)，又陷入苦悶的一面，女方堅持貧窮的奧古斯特離開書店，轉作有利可圖的雜貨生意，作為訂婚的條件。他在那一年半期間，寫了不少書——包括一些小說與商業手冊「商人摘要」，使他積了一千塔勒，買下一間小店。一七九九年，他又改作書店生意，最後遷移到蘇克，與他一位兄弟合夥組成舒曼兄弟公司。他雖然沒有音樂稟賦，但他的創作慾却非常強烈，他撰寫出版了許多小說與故事。他精明能幹，對商業與金銀貿易很在行，他曾先後主編幾種不同的雜誌。這些，證明他實際的本領不弱。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出版了一套袖珍本的萬國古典作品全集，同時並譯出了拜倫的「百波」(Beppo) 與「哈洛德」(Childe Harold)。他很會把握書商致富之道，他出版了一部「古今中外名人錄」，蒐羅了所有軍事與政治上的偉人，圖文並茂，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他的一生，是一段歷經艱辛的創業記錄，他的早逝無疑的是屢受挫折的結果。舒曼繼承他父親的是：他的創作慾、對文學的喜愛、洞察敏悟的幅度、追求生命目的的決心，以及不太健康的軀體——這使他的工作遭受了不少的困難。

關於舒曼的母親，實際情況已不得而知。每個傳記家對她個性的記載均不相同，且多屬揣測

之詞。華塞魯斯基 (Wasielewski) 說她秀外慧中，儀態動人，但因受省級教育兼具外向，不容於當時的社會。他對她晚年的生活尤有過人的記述：「她沉溺於過度的浪漫生活與感情主義，情感衝動而又多變，趨向奇異的發展，結果造成夫婦間的失和。」福勒·梅特蘭 (Fuller-Maitland) 說得更坦率，他指責她過份現實，雖然毫無想像力，「但她却道地的屬於浪漫感情主義的一類，以通俗的眼光看來，或許稱得上完善。」從她的一些信件以及羅勃的覆函中，可以發現她沉淪於強烈的病態想像中，同時她也常常表現女性的弱點。在其他的信件中，譬如與韋克 (Friedrich Wieck) 討論她兒子的事業問題，又顯示了她的過人智慧與幽默感。她最大的錯誤就是對她的幼子過份溺愛，正如其它許多母親一樣，將之視為寶貝。無疑的，舒曼從她那裏承襲了易感性、感情主義，甚至於部份的傷感——導致他後來的悲劇。

從他雙親與早年環境中看，羅勃毫未遭遇冷漠與窮困，不像其它天才似的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腹。但，他也不是生來口銜金匙，或是智力過人。他的家庭僅是受人尊重的中產階級，羅勃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男孩子，並沒什麼超象的表現。他小的時候，對他三個年長的哥哥愛德華 (Eduard)、卡爾 (Carl)、與朱利斯 (Julius)，以及他的姐姐愛蜜蕾 (Emilie) 都相愛無間，直到他晚年的信中，他對他們仍然一往情深，手足之愛，溢於言表。因為他是家中最小最惹人愛的男孩，自然他深得關切與鍾愛，或許他具有的一份妄念，就是因為他的母親慣成的。

據尼克斯 (Nicks) 記述，羅勃的啟蒙教育得自一位年輕的家庭教師，他在舒曼家中以授

課換取食宿。六歲，他進入陶諾博士 (Döhner) 開設的私立預備學校，先後讀了四年；然後他通過考試，進入當地高等學校蘇克中學，其中大約有兩百左右的學生，他在那裏一直讀到十八歲。他在這兩個學校中，學業成績相當優異，與同學們又相處得好，他少年時期的超人精力與和善人緣，使他在許多遊戲與活動中大顯身手。奧古斯特·舒曼雖不諳音樂，但他似乎想從他兒子身上取得補償，當羅勃七歲時，他就請甘施 (Gottfried Kuntzsch) 擔任鋼琴教師。甘施是蘇克中學的校長，他的音樂知識與鍵盤技巧全是業餘自修來的。儘管他在聖瑪麗教堂任風琴師，並且在蘇克不斷的提倡音樂活動，結合城內音樂人士與軍樂隊演奏，促成唱詩班與管弦樂團演出，但他純是發諸對音樂的愛好，若論他的演奏技巧，實在瞠乎其後。他傳授給羅勃的鋼琴演奏方法，或許使韋克一流的教師爲之吃驚；但他至少激發了孩子對鋼琴的興趣，開擴了聽覺的想像力，使他對鋼琴曲產生了深度的愛好與研求。後來，羅勃必已發現他的老師在技巧上的缺點，當一八五二年，他在寫給甘施的一封信中（當時正值甘施任教五十週年紀念），只提出他的熱心施教開拓了他的聽覺。羅勃在七、八歲時，寫成一組小舞曲，顯現了他即席創作的天才。一位傳記家曾如此記述：

孩童時期的舒曼，即善用旋律模擬感情與特性，而且具稀世的天才——譬如，他能在鋼琴上用某些音符與樂段描繪他的密友們的不同性格，那種維妙維肖的點寫，往往使人捧腹大笑。

這種難以實證的記述，我們寧可信其為真，因為它至少說明孩提時代的舒曼，即對他身邊的事物有了創作的浮光。

這時，奧古斯特·舒曼似有決心培育他的孩子在音樂上的天才，一八一九年夏天，他帶他到卡拜德聽茅司萊斯 (Ignaz Moscheles) 演奏，茅氏在當時是大名鼎鼎的鋼琴家。羅勃雖然只有九歲，但那次演奏給他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二十多年之後，舒曼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間寫給茅司萊斯的信中，還提到這次演奏的事，他感謝他題獻的一首奏鳴曲，同時他並存有茅氏親自簽名的一張音樂會節目單，一直當作「珍品」收藏。從這次與會之後，羅勃對鋼琴興趣倍增，他與另一位同年皮爾荊 (Friedrich Piltzing) 經常在一起練習二重奏。皮爾荊是駐蘇克軍團樂隊隊長的兒子，同時也是甘施的學生。甘施對這兩個孩子勗勉有嘉，他不祇為他們選練胡邁爾 (Hummel)、韋伯 (Weber)、與謝爾尼 (Czerny) 的四聯彈樂曲，更為他們改編海登 (Haydn) 與莫札特 (Mozart) 的交響曲與序曲，以及貝多芬的一些最著名的音樂，在那個時候，欣賞貝多芬的人可說是寥寥無幾。甘施對羅勃的音樂才華非常賞識，當他在一八一一年指揮許奈德 (Schneider) 的「世界法官」(Weltgericht) 時，他就要這十一歲的孩子擔任鋼琴伴奏。由這次音樂會的經驗，鼓舞了羅勃的演出，他常在家裏作類似的表演。有一天，奧古斯特·舒曼在不經意中，誤拿了李菲尼 (Righini) 的序曲「蒂格藍」(Tigrane)，它全部是管弦樂曲。羅勃集合了他能演奏的許多朋友（包括兩個小提琴、兩支長笛、兩支喇叭、與一支黑管），從容不迫地指揮這一演奏

，他並用鋼琴彌補許多錯誤的地方。類似這樣的業餘演奏，對這些年輕好學的人說，並沒太大的困難，尤有進者，羅勃在十一二歲時，就為第一百五首讚美詩配成管弦樂伴奏的歌曲，邀集他善於歌唱的朋友們演唱。他們唯一的聽家就是舒曼一家人，奧古斯特關切仁慈的，為這個小作曲家置辦樂譜架，還有一架大鋼琴，作為演出的贊助。

在學校的音樂會中，羅勃常以朗誦者或鋼琴家的姿態出現，但他在鋼琴方面的表現總是格外成功。在他將近十五歲時，有一次他演奏茅司萊斯與赫茲（Heinz）的變奏曲，他的演技精鑿流暢，游刃有餘，甘施自覺這個孩子的功力已駕乎他之上，從此便不再教他。奧古斯特·舒曼，這時認為他的兒子應接受更進一步的教育，因此寫信給韋伯，問他是否願收羅勃作學生。但結果失望，因韋伯當時正忙於歌劇「奧伯朗」（Oberon）的作曲，並準備前往倫敦演出。

這是作父親的對兒子最後的一件安排，一八二六年八月，奧古斯特便去世了，遺下羅勃獨挑命運。設若他仍健在，這個傳記也許就要重寫了。羅勃的父親，雖然沒有啓導他進入堂奧，但在音樂的路上他總是成全他，處處給他援手。祇有他的母親，基於茫然無識，給了他不少的阻礙。

從以上的敘述看來，羅勃童年的時代，他心靈中似乎祇有音樂。但在文學方面，他也受了很大的薰陶。奧古斯特·舒曼在這方面成了他的兒子的直接導師，他從書店中為他帶回許多課外讀物，這些書在學校裏是見不到的。奧古斯特雖然沒有表露他的心跡，或許他私下希望羅勃能顯現

作家的才華，繼承他的書店事業，果真如此，那麼他要他兒子優先選修音樂，不能不說是慷慨的事。羅勃年幼時，常與他的友伴們在一起作戲，他扮演過小強盜，這可能是他初次參與創作性的遊戲，年事稍長後，他便將他的幻想力轉移在詩的寫作上。十四歲，他就協助他父親編「古今中外名人錄」的主文，在他畢業之前，又參與福塞里尼 (Forcellini) 的一本新著「拉丁語文字典」的實際準備工作，這是由他哥哥卡爾負責發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從十五歲以後，就跟學校中的德國文藝學會發生密切的關係，這個學會有一句最鮮明的口號：「每個知識份子，必須了解本國的文化」。他們定期舉行會議，對每一會員的論文熱烈的批評討論。羅勃有一位好朋友佛萊希格 (Emil Flechsig)，當時正在萊比錫大學讀書，他在畢業的前一年，常常寫信給他，論述他對文學的觀點與旨趣。他對希臘與拉丁古典文學涉獵頗廣，雖然談不上怎樣精到，但以一個十八歲的學生說，能對索福克萊斯 (Sophocles)、郝瑞斯 (Horace)、荷馬、柏拉圖、塔希徒斯 (Tacitus)、薩魯斯特 (Sallust)、希撒洛 (Cicero)、與凱撒提出一得之見，也是難能可貴的事。他對本國的作家們，席勒 (Schiller) 在他心目中佔很高的地位，他對哥德自認不甚了解。他最熱衷的是浪漫文學，因為它最直接的訴諸幻想，也最能打動人的心。據斯畢達 (Spitta) 記述，他喜歡的作家是舒爾滋 (Schulze)、桑南泊 (Sonnenburg)、與拜倫，但他最傾慕的還是李德 (Jean Paul Richter)、他的理想與情感，與羅勃的虛無幻想不謀而合。他早年的信件中，不但常常引用他的偶像的片語，同時在形式與比喻